



永远矗立的英雄

■蒋殊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这座山很高，有着秀丽的风景，却也庄严、肃穆。这座山很静，只有风的低吟，似在诉说着那段令人心痛的故事。隆冬的一天，我们来到这里，带着敬重，带着缅怀。

这里是一片旷野，遍布丛生的杂草。前行、向下、左拐，我们终于看到远处高高的纪念碑。

风一直在吹，撩动着旷野中的草，飒飒作响。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抗战老兵。他提到这里时，眼里的泪光像破碎的星。

他说，他是以后勤战士的身份去的战场。他的任务，是登记牺牲战友的身份和姓名。

他说，他到达战场时，硝烟已经散尽，旷野归于静谧，然而满目的鲜血和疮痍诉说着后来者，这里刚刚上演了多么惨烈悲壮的一幕。没有时间悲伤，他们将阵亡战友臂上的牌子撕下，郑重地握在手里……

四野一片死寂，战火硝烟似乎顷刻

便归于平静。然而这片土地，成了烈士的墓场、英雄的高地。

纪念碑前，是一行行陌生的名字。还有些烈士，走得无声无息，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有一个故事，今天听来依旧让人泪目。

其中一个墓坑正在填埋时，从远处跑来一位年轻的战士。他盯着坑道里看了好久，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墓坑旁。众人惊诧间，他开口了，请求将刚刚放进墓坑里的战士遗体搬上来——“他是我弟弟”。原来，这位战士来自安徽，与弟弟一路追随组织，跋山涉水，并肩战斗。尽管一次次负伤，但所幸他们一次次活了下来。然而就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中，兄弟两人还是天人永隔……听完他的哭诉，众人合力将他弟弟搬了上来。兄弟二人近在咫尺，又远隔天涯。哥哥伸出一双满是污渍的手，将弟弟沾满血污的脸擦拭得干净一些，又将弟弟已经被鲜血浸染得看不出颜色的一身衣服尽量抚得平整一些。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弟弟身体旁做下标识，给弟弟许下了一个承诺：“弟，我一定努力活着，继续战斗！等战争胜利了，哥一定再回来，把你带回家，带回爹娘身边……”

如今，距抗战胜利已过了近80年。我们不知道那安徽两兄弟最终是否“团聚”，哥哥是否把弟弟带回了家。可在后来，我得到一个消息——抗战胜利多年后，有两位烈士的遗体被亲人带回，其中一位来自安徽。这让我很是欣慰。我愿意相信，那位被亲人寻回的战士就是当年被哥哥埋葬的弟弟。如果是这样，他的哥哥一定战斗到抗战胜利；如果是这样，他们的母亲一定没有连续失去两个儿子；如果是这样，哥哥一定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将弟弟带回了家。

许多烈士家人一生寻找亲人，却始终没有消息。十几年前，一位老人来到纪念碑下。抗战爆发时，她送儿子参军入伍，那时，她尚不知那是她与儿子的最后一面。当她来到这里时，陪同她的民政局同志告诉她：“后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村民挖开当年掩埋烈士遗体的大坑，把当初有名字的、没名字的烈士，重新安葬在了一起。”

老人听到这样的解释，长叹一声，沉痛地说：“还是，让他们在一起……”

老人知道，儿子生前在队伍里，每天与战友整齐列队，一起出征。如今在异乡的这片土地上，儿子肯定不会孤独。他与他的战友们，依然是彼时年轻的模样，满怀青春的激情。他们肩并肩、列着队，为着祖国和人民，前进。

老人寻找的儿子，名字就刻在这座纪念碑上，他牺牲时，还很年轻。

如今，他以一个英雄的形象，高高矗立在这片他曾舍命保护的土

地之上。不只是他，还有无数有名、无名的年轻战士们，在这里永久矗立着——他们是我们永远的英雄。



故事
兵阵

新绿

■孙佳欣

山冈寂静孤独，因埋葬着英雄的遗骨，而愈发高大肃穆。这里是烈士的坟家，是英雄的高地。来自安徽的哥哥是否将弟弟带回故土，履行了当初的承诺？那位母亲在纪念碑前的一声长叹，像是穿过几十年的岁月将手又抚在了儿子发顶……

木棉花殷红绚烂，剑兰从挺拔繁茂。周卫国牺牲前，手还死死按着口袋里的全家福——那上面有他最牵挂的人。后来，春燕嫁给了一个长得很像周卫国的煤矿工人，生了个儿子，叫周小卫。春秋流转，周小卫早已穿上笔挺军装。边境线上，无人机群飞掠而过，卷起片片浪花。

大丫从小就听娘说，她是八路军的孩子。看着大人们紧握在一起的手，大丫想，她不只是八路军的孩子，也是娘的孩子，她要报娘娘的养育之恩，就像娘报答八路军的恩情一样。

杨培玉是笑着离开的。能找到老部队，并帮助部队与老前辈连上线，他很知足。弥留之际，他仿佛看见老战友朝他招手，嘴里喊着——“指导员”！

英雄的故事，是向阳而生的树。树冠那样高大，使我们仰望；树根又深扎土地，离我们很近。春风拂来，万木吐翠，青山又添一抹新绿……

本版插图：赵建华、赵瑛璐、秦子洋
图片制作：陈新阳

长征

第6381期

最终夭折了。张志桂抱着自己离世的孩子，泪如雨下：“我的二丫呀……”

时光荏苒，大丫会走了，会用稚嫩的声音喊“娘”了……张志桂渐渐从失去女儿的创伤中走了出来，将全部精力都用在照料大丫身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山河欢欣，举国同庆，宅科村也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一天晚上，月亮如玉盘悬挂空中，照得村里亮堂堂的。

张志桂家来了一对夫妻。女人看了看院子里晾衣绳上花花绿绿的女孩子衣服，对身边的男人说：“就是这家，咱们对不起人家啊。”进村时，他们听说了张志桂家的故事。

男人上前敲了敲门。

“谁呀？”吱嘎一声，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小女孩，扎着小辫。身后，是张志桂和李德。

看着面前的小女孩，门外的女人眼中溢满泪水，她与同样双目含泪的张志桂相视而笑。

“对不起，老乡，让你们受苦了。大丫永远是你们的孩子。”男人上前握住了张志桂和李德的手。

“不，大丫是你们的孩子！”张志桂和李德异口同声说道。

“大丫是我们共同的孩子！”4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月光下，大丫站在4个人中间甜甜地笑了。两个女人不约而同，俯下身子紧紧抱住了她……



精短小说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南疆的木棉树，总在流着血泪。

2024年初春，我蹲在南疆边境某烈士陵园第3排第4座墓碑前，看水珠沿着“周卫国”3个字的凹槽蜿蜒而下，仿佛是永远擦不净的泪痕。

“老班长，木棉花又开了。”我慢慢旋开斑驳的军用水壶，烈酒香气惊起碑顶停驻的鸟雀。他当年常说这壶里该装家乡汾阳的高粱酒，可直到最后一刻，他喉咙里咽下的，还是猫耳洞里带着铁锈味的雨水。

剑兰从沙沙作响，春燕大姐的轮椅碾过碎石的声音，像极了45年前弹壳

我费力掰开他的手指，只见仅剩半张的照片沾满了血——原本完整的3人全家福，只剩母亲的笑与姑娘羞涩的脸……

那一天，离他23岁生日还有7天。那一幕，成了我心底永不结痂的伤口。

后来，我接任了周卫国的班长一职，带着他的军功章和他养在炮弹壳里的两筒剑兰来到汾阳。

汾河边的秋风似刀。周大娘把脸贴在那半张照片上，怔怔盯着那烧焦的裂口：“那边雨水多，可别弄湿了俺纳的鞋……”话音未落，照片上的“碎花袄”撞开柴门冲进来，发梢的麦秸簌簌落在军功章上，一双眼睛红成了天边的残阳。

后来，倔强的剑兰在大娘炕头活了又蔫，蔫了又活，在腊月里竟绽出白中



木棉与剑兰

■贾永

滚落战壕时的声响——

那天，炮弹掀起的红土尚未落定，周卫国已跃出战壕。闪电提前撕开天幕，烂泥裹着我们的绑腿，每走一步都像在挣脱水鬼的拖拽。那些日子，他总牵挂着家乡的小麦。

“小山东！发什么瘟！”他飞起一脚踹开我身旁冒烟的手雷，侧脸闪过时，左耳垂的月牙形缺口格外刺眼——那是他在3天前扑救新兵时被弹片削去的，结痂处还渗着血珠。

那时我入伍已有两年，周卫国仍习惯喊我在新兵连时的称呼。记得初见他时，他大笑着说，山东山西就隔一个字，近着哩。

仅容一人的洞口硬生生挤进我们俩。借着闪电的微光，他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眼神是那样温柔，像一潭春水。“打完这仗，陪哥回家结婚当伴郎，尝尝我们那儿的刀削面和汾酒。”照片上，穿碎花袄的春燕姑娘梳着麻花辫，身后麦田里有几只灰雀正掠过金色麦浪。

那年的木棉开得正艳。周卫国扑向敌人重机枪的身影快过闪电——直到他栽进剑兰丛，我才发现暗绿叶面上溅满木棉花般殷红的花。

“班长，班长！”周卫国右手死死按着左胸口袋。

透红的花。

“这是卫国的命……”3年后的风雪夜，大娘将春燕枯叶般的手按在剑兰盆上，“闺女，该往前走了。”

春燕的嫁妆是抚恤金和一筒开花的剑兰。她捧着剑兰远去时，大娘抱着另一筒剑兰，坐在打谷场上。月光把她的影子抻得很长……

5年后，春燕携丈夫和3岁的孩子第一次来到陵园。看到她身旁的那个男人，我的枪托险些脱手——那个正在周班长墓前敬烟的煤矿工人，竟与班长有几分神似。直到孩子奶声奶气地说“这个叔叔像爸爸”，我方从恍惚中惊醒。

“这是我儿小卫，也姓周！”春燕婚后，将大娘接来同住，长子随了周卫国的姓。

30多载春秋流转，当我又一次陪春燕大姐重返南疆，已是中校军官的周小卫朝我们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前辈，智能边境巡逻系统已上线。”

春燕哼起了太谷小调：“剑兰绿，木棉红，当兵的哥哥哟，是英雄……”那一刻，我仿佛看见班长的手指，拂过她已经花白的发丝。

无人机群掠过边境线，螺旋桨搅碎的木棉花瓣与那年的血雾重叠，纷纷扬扬落进剑兰丛中，落在那些挺拔如哨兵的剑兰叶片上……

纽带

■阴鹏 马嘉隆

视频最后，老人说，真想回家看看啊。可2023年初，一张癌症诊断书让这美好愿望成为遗憾。

深感自己时日无多，杨培玉决心要在离开前为连队找到下一个“连线对象”。他想到了曾担任过“王英雄班”班长的刘强。

年近古稀的刘强，接受老指导员的嘱托，郑重承担起这份责任。

每当刘强把老部队的新变化和优秀官兵事迹告诉杨培玉时，病榻上的老人总是很欣慰。

老人时常梦到那场战斗。战斗中那些战友浴血奋战的脸与王英烈士的面庞重合在一起——他们是那样年轻，又牺牲得那样壮烈。带有王英名字的老部队，是杨培玉情感世界中与部队、战友间最坚固的精神纽带。能重新找到老部队，并为其他战友和老部队搭上线，他很知足。

冬日的寒风，带走了杨培玉老人最后的生机。他是笑着离去的——

好在老伴身体健康，足够坚强，能好好活下去。

听说今后的连队纪念日，部队与老前辈连线将成为固定环节。

——纽带没断线，挺好！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1942年春，沂蒙山中仍是春寒料峭。日军发动对沂蒙山区八路军的新一轮“大扫荡”。因缺衣少食，山区抗日军民处在极端艰苦的境况中。为粉碎敌人进攻，保存革命力量，上级决定疏散机关人员，迅速轻装撤离。

命令下来的当晚，夜已深。在一间房子里，传来了一阵压低的争吵声。

“求求你，让我带走孩子吧！”

“不行，带孩子会影响行军速度！我是政委，要以身作则！”

“那也是你的女儿呀！她才3个月，你忍心丢下她吗？”

“不忍心也不能带！部队明天天不亮就出发，一会儿你到山下宅科村，把孩子托付给老吧……”看着孩子熟睡的脸，男人面上露出不舍，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便咬咬牙转过了头。

山区的夜冷清清的，一弯残月挂在天上。一个女人在山道上蹒跚，她在村子里徘徊一阵，最后在一户人家院子外停下了脚步。这家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晾着洗干净的婴儿尿布。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渗出，偶尔传来婴儿的几声啼哭。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张志桂，男主人叫李德。张志桂一月前产下一女，现在刚满月。

她踟蹰了许久，最后敲响了张志桂家的门扉。夫妻俩听到敲门声，不多时



■杨舒 苏万城

便出来了，见是八路军同志，忙将她往屋里让。女人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道出了深夜到访的缘由。张志桂听闻，小心接过了女人怀里的孩子。她刚接过孩子，便脱口道：“好瘦的娃啊！”同样是娘，张志桂自然懂得女人的不舍，便冲她承诺道：“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孩子当自己的娃，好好养。”

女人感激地点头，不舍地与他们告了别。转身的瞬间，襁褓里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女人脚步一顿，可还是咬咬牙，快步离去。

回到屋里，张志桂抱着孩子对丈夫说：“八路军打鬼子保家卫国，自己的亲骨肉都没空照管，看把孩子瘦成啥样了？娃她爹，国难当头，我们也出出力。”丈夫点点头：“对，咱们做人得有良心啊！”八路军在村子里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们眼前——农忙时节，他们主动下地帮村民抢收；村里谁家有了困难，他们总是热情相助；空闲时，他们教大孩子读

书识字；他们纪律严明，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张志桂将这个孩子取名为“大丫”，将自己的孩子改名为“二丫”。从此，她一个人奶两个孩子。为了让大丫长胖些，喂奶时，她总是先给大丫吃。可家里粮食不足，她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喂了大丫，二丫就没得吃，常常被饿得哇哇大哭。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大丫还是没长胖。张志桂让丈夫把家中的粮食卖了些，换回些营养品添补大丫辅食。她嚼了香的细的喂大丫，嚼了粗的糙的喂自己的女儿……邻居劝说道：“也别太苦了自己的孩子。”可张志桂总是沉默着，不言不语。

又过了两个月，接连着酷暑也过去了。大丫一天比一天胖，长得人见人爱，到了秋天，已经可以蹒跚学步了。可二丫因断奶过早，辅食又没跟上，一直体弱多病。那年冬天，二丫没有扛过一场风寒，

